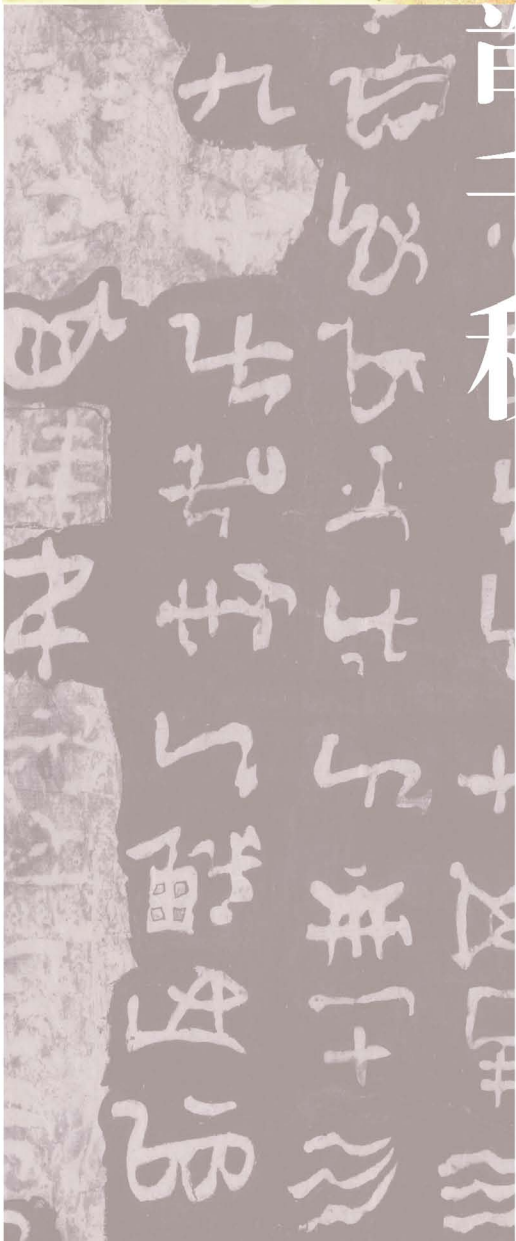


王天玺◎著

彝韵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记



YIYUNQIANQIU

ZHONGGUOYIZUTONGSHIBIANZUANJI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王天玺，云南云县人，彝族。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中国著名理论家和民族学家。主要著作有《民族法概论》《宇宙源流论》《先民的智慧》《“三个代表”兴中华》等。

彝韵千秋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记

王天玺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彝韵千秋:《中国彝族通史》编纂记 / 王天玺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2-09631-8

I. ①彝… II. ①王… III. ①彝族—民族历史—编辑
工作—文集 IV. ①G237.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05816号

责任编辑:陈粤梅
责任校对:刀保厚
装帧设计:杨晓东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 名	彝韵千秋——《中国彝族通史》编纂记
作 者	王天玺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978-7-222-09631-8
定 价	48.00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 64194864 64191604 64107628 (邮购)

前 言

《中国彝族通史》已经编纂完成了。

《中国彝族通史》的编纂，是一项浩大的彝学研究工程。只有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只有各民族完全平等和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才能顺利进行这样一项浩大的彝学研究工程。

在编纂《中国彝族通史》的过程中，彝族人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精神，从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到广大彝族同胞，都非常关心、非常支持，并且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参与这项浩大的彝学研究工程。

我们永远会记住，这项浩大的彝学研究工程的倡导者、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已故的伍精华同志，他始终是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的主任。

在《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工作的前期和中期，我虽然是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但只是名义上的，实际工作参加不多。因为当时还担负着中央部门或地方的领导职务，事务太多，抽不出身。直到2008年我退休之后，才有条件做这项工作。

伍精华同志临终前嘱托我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要求我一定要抓好《中国彝族通史》的编纂工作，我保证决不会让他失望。

伍精华同志去世后，彝族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在北京召开第七届彝学学术研讨会期间，推举我继任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我保证不会辜负彝族人民的期望。

从2008年夏天开始，我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中国彝族通史》的编纂工作中，从编辑工作中重大问题的研讨、编辑队伍的调整、编写大纲的修订，到编纂经费的筹集和出版事项的确定，我都直接和编纂委员会的同志们共同讨论决定。

在此期间，我以对彝族人民，对历史和真理负责的精神，对几百万字的通史初稿进行了逐字逐句地修改。

我一直强调这样一点，人的认识受多方面的限制，人对真理的把握是相对的。古今中外，任何重大的历史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各种争论，这是很自然的。编纂彝族通史的事，前人没有做过，我们现在做了，开创了历史，但只反映我们这一代人的认识，实际上只反映撰稿者和审稿者的认识，我们只是为后人垫上一块前进的基石。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彝族通史》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

《中国彝族通史》能让彝族人民感到振奋和自豪。

另外，《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工作的社会文化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一是编纂过程中收集的彝族谱牒、彝文史料、考古材料可以为彝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二是编纂过程中成长出一支坚强的彝学研究队伍，他们将在未来的彝学研究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三是编纂过程中形成的全国彝族团结合作的精神一定会发扬光大。

《中国彝族通史》的编纂工作是一项阳光工程，学术问题的研究、经费的筹集和开支等，都是在阳光之下进行的。为了让社会各界了解有关情况，本通史主编会议决定出版《〈中国彝族通史〉编纂记》。全书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我在编纂过程中对彝族历史中一些重大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一部分是编纂委员会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编纂工作的会议纪要和工作简报等有关资料，作为本书附录。

目 录

前 言	1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记	1
《中国彝族通史》序言	16
通史工作要善始善终	31
重视彝文史料 编好彝族通史	37
编纂笔记	47
彝族名称	47
彝族起源	50
彝汉同源	52
要重视彝族谱牒	53
要言之有据	55
彝族的天文学和太阳历	56
彝文和彝文典籍	57
彝族哲学	59
九隆神话	60
关于夜郎国	61
南诏与彝族	61
大理国与彝族	62

彝族对祖国统一的贡献·····	63
彝族对民族团结的贡献·····	64
彝族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65
初稿审改情况·····	66
第一编·····	66
第二编·····	69
第三编·····	71
第四编·····	73
第五编·····	75
第六编·····	77
彝学和彝学学派——《中国彝族大百科全书》序·····	78
彝族先民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出版总结会上的讲话··	85
太阳历和干支纪年·····	85
《易经》八卦·····	87
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90
南诏王庙文·····	92
六祖广场诗·····	93
罗炳辉·····	94
豆沙关·····	95
李文学纪念文·····	96

附 录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工作文件·····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对编纂 《中国彝族通史》报告的复函·····	101
关于编纂《中国彝族通史》的报告·····	102
伍精华谈《中国彝族通史》编写工作·····	103
齐心协力，编好彝族通史·····	103
切实推进《中国彝族通史》编写工作·····	105
用好彝文历史文献，编好《中国彝族通史》·····	109
马立三谈《中国彝族通史》编写工作·····	113
彝族通史编写工作情况·····	113
《中国彝族通史》经费收支情况·····	123
张鑫昌谈《中国彝族通史》编写工作·····	125
彝族通史编写大纲说明·····	125
《中国彝族通史》结题报告·····	129
彝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137
余宏模谈《中国彝族通史》编写工作·····	145
规范彝文史料 写好彝族通史·····	145
关于编写彝族通史的意见·····	156
王永林谈《中国彝族通史》编写工作·····	165
彝族通史编写工作情况通报·····	165
《中国彝族通史》会议纪要·····	176
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第八次协作会会议纪要··	176
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第九次协作会会议纪要··	179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第六次会议纪要·····	181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第七次会议纪要·····	183

《中国彝族通史·彝文文献史料辑录》审稿决议·····	186
第七届全国彝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187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纪要·····	190
《中国彝族通史》主编会议纪要·····	193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纪要·····	196
《中国彝族通史》工作简报 ·····	199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1期·····	199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2期·····	201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3期·····	202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4期·····	204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5期·····	205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6期·····	207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7期·····	209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8期·····	210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9期·····	212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10期·····	214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11期·····	216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12期·····	218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13期·····	221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14期·····	222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15期·····	225
《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工作简报第16期·····	226
《中国彝族通史》工作机构 ·····	229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	229
中国彝族通史编辑委员会（讨论稿）·····	230
《中国彝族通史》各编撰稿人名单·····	231
《中国彝族通史》先后筹集资金 ·····	232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记

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审定《中国彝族通史》稿。

2001年9月，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第八次协作会议在昆明举行，会议决定编写《中国彝族通史》，同时成立以伍精华同志为主任的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开始进行有关的筹备工作。

2002年7月16日，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通过云南省民委向国家民委送上有关报告。同年8月7日，国家民委函复如下：“一、编纂《中国彝族通史》对于填补各少数民族通史空白，丰富中华民族整体历史，加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表示积极支持。二、编纂《中国彝族通史》，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滇川黔桂四省（区）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希望你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加强协作，积极努力，共同把这件好事办好。三、所需经费请自筹解决。”

国家民委的这个批复言简意赅，很好。有了国家民委的批复，《中国彝族通史》的编纂就可以作为政府积极支持的学术工程向前推进了。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我们就是十年磨一部彝族通史。《中国彝族通史》从2001年立项到2011年编完交付出版，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

当我们回顾《中国彝族通史》编写过程时，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因为第一任编纂委员会主任伍精华同志，还有编纂委员会委员马开明同志、刘绍先同志、伍精忠同志、李埏同志已经先后辞世，未能看到寄托着他们希望的《中国彝族通史》。

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高兴地宣布：总共400万字的《中国彝族通史》终于编纂完成，即将出版发行。

现在，我受编纂委员会的委托，向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族领导同志，向所有关心《中国彝族通史》的同志们报告《中国彝族通史》编纂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情况。

—

首先要报告《中国彝族通史》编写工作的指导原则。

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后，很长时间我都没有直接参与工作，因为当时还在任上，精力顾不过来。直到2008年，我退休了，才开始真抓实干，以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崇高的使命感推动《中国彝族通史》走向成功。

在编写工作的总体把握中，我们主要坚持了以下五项原则：

第一，坚持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当然也是我们认识历史、编撰历史的科学方法。

坚持唯物辩证法，就是对待历史上的人和物，要做到实事求是。

研究历史的学者都知道，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判断下结论的时候，要避免“孤证”，就是说不能只依靠一个证据。

我们编写《中国彝族通史》，不但要尽量避免孤证，而且要求做到有“四重证据”。哪“四重证据”呢？一是汉文史料的证据，二是彝文史料的证据，三是考古材料的证据，四是传说的证据。前面三重资料的重要性是大家都肯定的，对传说

有些人就不重视。实际上，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非常重要。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就靠口传。彝族虽然有文字，但掌握文字的是极少数人，人民大众的很多历史创造，是隐藏在丰富多彩的传说之中的。

为了坚持做到实事求是，通史编委会组织实施了几项重要的基础工程：一是收集整理了彝族历史考古材料，二是收集整理了彝文古籍史料，三是编辑整理了云贵川三省的彝族谱牒。这些工作的成功为《中国彝族通史》的编写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总之，我们坚持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记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尽量做到“四重证据”相互支持，使《中国彝族通史》能够真正反映客观实际。

第二，坚持国家统一的原则。

我们编写的虽是单一的民族通史，但彝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而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彝族通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彝族通史》的编写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这本书的全名叫《中国彝族通史》，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统一的大格局很古的时候就形成了。几千年中，朝代兴替经常发生，政治风云变幻频繁，但这种朝代的更替、政治风云的变幻总是在中华一统的大格局内发生的。我们观察中国历史要有这样的大视野，我们编写《中国彝族通史》更要有这样的大视野。

在《中国彝族通史》中，自然要讲到彝族先民们建立的一些地方政权。对于这些彝族古国，《中国彝族通史》没有强调它的独立性，而是突出它与中央王朝的密切关系，肯定它对祖国边疆地区开发的重要贡献。

第三，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

中华民族是站立在世界东方的一个伟大的民族群体，它的多元一体的大格局也是在很古的时候就形成了。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彝族通史自然

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彝族同汉族和西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共处，历史上因为存在民族压迫，彝族同其他民族之间有过矛盾和冲突，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格局中，各民族友好相处、团结奋斗是主流。我们编写彝族通史当然要维护民族团结的主流。

《中国彝族通史》第一编根据彝文古籍的记述，展现了在远古时期，汉族的祖先和彝族的祖先是同源的，一直到大禹时期，彝汉才开始分流，彝族继续留在西南地区，而汉族向东方发展。《中国彝族通史》其他各编还根据彝文史料和汉文史料记述了彝汉之间不仅是相互紧密联系，而且存在着汉族“变发从俗”，成为彝族，彝族改名变姓成为汉族的大量事实。彝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交融的情况。

在《中国彝族通史》初稿中，有的章节存在着因为某个历史问题同其他民族的学者辩论的情况，这样不利于民族团结，我们在统稿时将其改为客观平和的记述。

维护民族团结，既要注意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要注意处理好民族内部的关系。通史初稿中有的章节大篇幅地讲到凉山彝族内部“打冤家”的情况，而且称之为“族内战争”。

“打冤家”的情况是存在的，但不能称为“族内战争”，讲多了也不利于民族内部的团结，我在统稿时根据伍精忠等编委提出的意见，把这方面的大部分内容删掉了。

彝族通史肯定了各历史时期彝族历史人物注意协调民族内外关系、增强民族团结的卓越作为。

第四，坚持突出重点的原则。

彝族历史几千年，我们的祖先怎样生活，怎样迁徙，打过多少仗，建过多少城，有过多少发明创造？诸如此类的情况浩如烟海，无边无际，这不是一本彝族通史所能完全记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突出重点，提纲挈领地吧彝族几千年历史的大概轮廓勾画出来。

怎样突出重点呢？

一是突出彝族先民对中华文明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正如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所强调的，“彝族和其他民族最早开发了祖国的西南地区”，这就是最大的贡献。彝族通史突出了彝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许多领域对中华文明所作出的独一无二的重要贡献，这对振奋民族精神是很重要的。

二是突出彝族先民建立的地方政权。

彝族先民在历史上建立过许多地方政权，以中古时期的南诏为例，统治区域达几百万平方公里，立国几百年，有许多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涌现出了大批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等等。

这些彝族古国留下许多汉文史料、彝文史料、传说，还有许多考古材料，以它们为重点，可以使彝族通史更扎实、更清晰。

三是突出重大历史事件。

四是突出重要历史人物。

第五，坚持厚今薄古的原则。

放在编委们面前的《中国彝族通史》初稿共六编，大家可以直观地看到，第一编、第二编比较薄，而第五编、第六编比较厚。时间越早，篇幅越少；时间越晚，篇幅越多。这就是厚今薄古，这是客观情况决定的。因为远古时期的资料很少，写得太多缺乏依据。第一编的初稿也是非常厚的一大本，我删掉了三分之一以上，主要是考虑这样两句话：言之成理，言之有据。就是说，不成理，缺根据的内容都尽量删去。第六编我基本上没有改动，因为其中记述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厚今薄古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我们是写历史，而不是写现实，所以本通史只写到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历史只能由我们的后代来写，本通史只有一个比较简明的结语，即用“彝族历史的新纪元”来交代。

二

刚才说的是编写《中国彝族通史》怎样把握大局的问题，现在报告对彝族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情况。

编写历史，要碰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定论的；一种是没有定论的。

南诏的开国之主是细奴逻，彝族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这是客观事实，是有定论的，照实记录下来就行了，比较好办。

彝族是北来的，东来的，还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原住？古蜀国、滇国和夜郎国的主体民族是不是彝族先民？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论的，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没有定论。写彝族通史必须涉及这类没有定论的问题，不能绕开它，不能回避它，而是要正面对待，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必须亮出彝族通史明确的观点。

由于我们现在掌握资料的限制，由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研究程度的限制，《中国彝族通史》现在亮出的观点能不能为大家所接受，会不会成为定论，这不依我们的主观意愿而转移，必须依靠社会的实践、历史的发展来决定。

一般来说，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还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都是有争论的。我们对彝族通史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欢迎争论，欢迎批评，欢迎大家深入研究，相信后代比我们聪明，他们会写出更科学的彝族通史。

今天在座的，都是《中国彝族通史》的编委，都是各方面的领导同志，我现在把《中国彝族通史》对一些重大争议问题的处理情况向大家通报，请大家审议。

（一）关于彝族族源问题

彝族起源于何处？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认为，彝族起源于金沙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的祖国西南地区。

从彝文古籍记载可知，大约在公元前45世纪，在点苍山为

中心的“举菊绿姆”地区，最早出现古彝人的氏族部落。彝族通史就从此时此处写起。

任何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大民族，都不会只有单一的来源。彝族就是这样一个大民族，它的主体是古代西南地区的原住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融合了来自北方的、东方的、南方的和西方的各种人群，逐渐形成统称为“彝”的一个重要民族。

这个民族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名称，一般被称为“夷”。这个“夷”字在汉语中有破坏、野蛮的意味，所以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主席把它改为带有神圣之义的“彝”。

（二）关于彝文

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文字的发明是一个民族跨进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可以肯定，彝族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文字的民族之一。

彝文发明于何时，没有一个确切的年代。现存彝文最早的标本刻在云南弥勒金子洞坡岩石上。有10个彝文字，释义为天、地、人、礼、屋、女、三、对、别、敬。10个彝文字是与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同时刻上去的。

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发现了7个彝文字，释义为神、敬、死、门、贤、看、面。时间是公元前2000多年。

在夜郎国的中心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铜铸彝文。

有人说，彝文是唐代马龙州的彝族首领阿珂发明的，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因为在唐代之前，就有大量的彝文经书传世。正如《南中志》所说，早在西晋时期，彝文经书的社会影响就很大，“虽学者言论，亦半引夷经”。

按彝文古籍《书的产生与制作》记载，彝文从创始以来，总共经历了八次整理和规范的过程。唐代的阿珂不是创造彝文，只是规范彝文，而且他只是第八次对彝文进行规范的人。

《中国彝族通史》根据考古材料和彝文古籍的记述，把彝文的发明时间大体上确定在公元前45世纪。

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许多次的整理